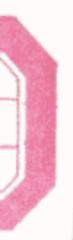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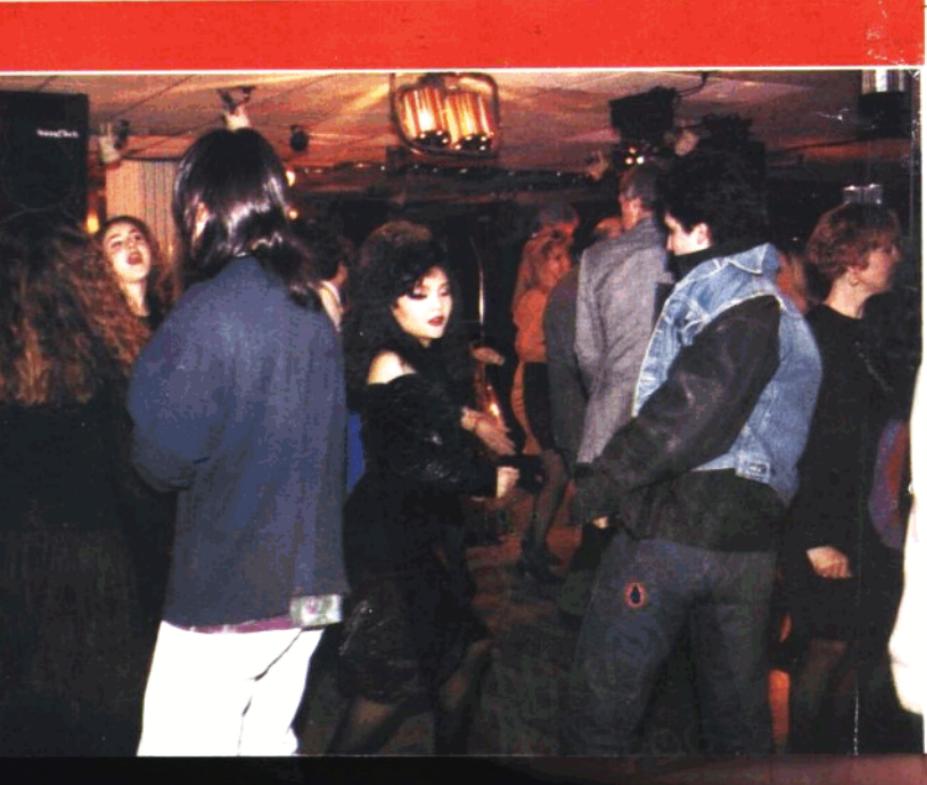
任文  
著

长篇报告文学

# 在纽约的“北京人”







# 一、苦恼人的笑

本书的第一章并非是故事的真正开端。

有人说，这是一个辉煌的时刻，伟大的高潮，也有人说，~~这里险象环生，凶多吉少。~~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早已经被预言为一个多么灾难的冬天。

先是一个上帝的代言人，被称“教主”之类，宣布十一月的某一天将是世界末日，人类大限。于是，他的教民们纷纷奉献财产给教主，之后，三三两两自杀，有胆小者缺乏上吊、服毒、抹脖子的勇气，便在地上挖些洞，带上食品，耗鼠般地躲进去，他们巴望不见天日之躯可逃过浩劫。幸而那位教主是南韩人，他造成的声势是有限的。

东半球沸沸扬扬，西半球也在闹改朝换代。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咬成一团，大报小报的造谣家们唯恐故事编得不够耸人听闻，一会儿说克林顿与某某下流女人保持亲密关系长达两年之久；一会又说布什七十年代与人有染。总之，都是卧室里的龌龊事。仿佛当总统的人都应该性功能衰

退，或者，干脆骗掉。后来，故事从罗曼蒂克发展到神秘和恐怖。克林顿变成一个有秘密使命的人物。他大学期间在莫斯科接受了特殊培训，成为克格勃的间谍。一时间，布什老头儿得意洋洋，大肆吹嘘他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绩，和对美国的忠诚；克林顿则急赤白脸，发誓诅咒，心底恨不得把那些挖他墙角的家伙们一个个都送上电椅。全美国惶惶不可终日，美利坚合众国到底往哪里去？

就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冬天，纽约的各大新闻机构纷纷获得一条消息：中国大陆的一个摄制组正在纽约曼哈顿及长岛地区流窜，拍摄一个叫什么《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记者们把他们的鼻子探到这条消息上闻了又闻，他们无法断定这条消息到底有多少新闻价值，这伙儿从地球那边飞过来的人是否真的在干一桩大事业？或许，他们居心叵测，到这里来只是为了给大乱中的美国，给乱麻般的纽约乱上添乱？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纽约，公园大道，伍尔道夫大酒店，康拉德会议厅。

宾客如云，人头攒聚。《北京人在纽约》摄制组的新闻发布会即将在这里举行。在纽约的交际场合里，女人总是最活跃的。而那些款款盛装、婀娜多姿的女记者们简直是超级自我表现，出足了风头。小K今天来晚了，她心里懊恼得要命。她觉得自己的出现没有在会场里引起人们的，至少，一些人的关注，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小K是个美人儿。似乎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姑娘要想在美国的新闻界混碗饭吃，不是美人儿，就不够资格。小K在纽约的一家华人报社里谋事。这是家老报纸，老而不景气。小K是报社的台柱子，打天下她

可谓百折不挠，呕心沥血；再“烫”的新闻她也能抓到手。社长把她视为珍宝，而她的桃花笑脸就是报社的金字招牌。今天，她和同事出门出得并不晚，但同事开车走错了一条路，又赶上两个老美的车出交通事故，救火车，救护车，警车来了一大群，急得她在车里连连跺脚，嘴里几乎骂出脏字，疾奔进饭店，在电梯里，她对着镜子顾盼了一眼自己，样子神经兮兮的，唇膏颜色太深，眼影抹得也不对头。她历来对自己的容颜不乏自信。今天，她感到不是什么好的兆头。走进会议厅，看见人们在话筒前和闪光灯下三三两两已成格局，心里暗暗叫苦。晚啦，晚得太多了。热门新闻肯定早被别人抢走了。近一个月来，她耳闻了许多有关《北京人在纽约》剧组的消息，许多故事讲得千奇百怪，神秘莫测。有的说，这部由同名畅销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将成为电视电影史上的一颗原子弹。别看现在秘而不宣（大情节和主要演员一直处于众人百般猜测而不得要领的状态），一旦爆起来，肯定在大陆振聋发聩，并把那台湾人香港人的娘老子都吓死。也有的说，这部戏的背景很不寻常，钱是由一位美国亿万富翁投资的。几十集戏，几百万美元，全程在美国拍摄，那大富翁若非是“烧包”烧昏了头，便是私下里要与大陆做点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总而言之，这些人到美国来，是想搞出点名堂的。不过话说回来。流言总归流言。把这些流言说得神乎其神的人们中间，真相信他们这伙来路可疑、身份不明之徒能成事的几乎没有。什么？在纽约拍片子？也不打听打听有几个美国导演敢在纽约玩家伙的？像伍迪·艾伦这样半疯半痴，并与养女乱伦的毕竟寥寥可数。当然，也有不服气的，硬拿脑袋往南墙上撞的，生把血肉之躯往纽约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虎

口里送的主。谢晋，名气大不大？中国导演中的“掌门人”，好好不在家里坐太师椅，偏带着一帮人远渡重洋跑纽约来拍什么《最后的贵族》。结果劳民伤财，什么罪都受了，片子拍得稀里花啦。问一句谢大导演在纽约拍片的感受。他只是摇头：在纽约拍片，难啊！还有那位西影厂的前任厂长吴天明，他可谓有胆识，有才能的好导演。攒了点钱，又攒了个班子，打算在纽约拍部上下集的电视剧，探探浑水之深浅。结果因为没买保险，又没有市政府的拍摄许可证，在大街上被警察撵得像耗子一样东逃西窜。片名本叫《爱在纽约》，可拍到最后，每个人对纽约已毫无爱心，只剩恨意。到处都要花钱。钱从哪儿来？去偷去抢吗？别提后期制作的经费了。要是能凑凑合合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就算是老天大大开恩。现在又有不知死活，来闯纽约了。那个编剧、制片人兼导演的家伙名叫郑晓龙。小K与他有过一面之交。知道他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掌管业务大权。《渴望》、《编辑部的故事》都从他手底下出笼的。为了开发海外影视市场，一年前，到纽约开了个合资公司，挂了个总经理的名子。国内外两边飞着。这种人小K见得多了。国内人五人六的，叱咤风云，颐指气使。可纽约是哪儿？世界第一大都会，最豪华、最糜烂、最冷酷、最危险，最五花八门，最六亲不认的地方，哪路神仙在这儿都得摔跟头，不会有人网开一面的。不过对小K来说，新闻就是新闻，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的，她都津津乐道。今天，新闻发布会上，她当然要轰轰烈烈地采访一番，大标题类似“《北京人纽约》开镜，男女主角之谜最后揭开”的字眼早已在她心中酝酿；可同时，她脑子里也为自己的系列报导的终结文章想好了题目：“北京人在纽约陷入绝境，制片人郑晓龙

败走麦城”……

小K带着职业性的微笑向熟人们打招呼。她的目光徘徊着，从那些老中和老美，那些穿礼服，打领结的绅士，那些抹得香喷喷的淑女们的脸上掠过。她看见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大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伟超，美国几家大广告公司的代理商，纽约华人社团的首领们和各家新闻机构同仁们，她没有停步，她知道该往哪儿去。她那秀气敏感的鼻子已经闻出了味道。她径直朝里间走去，果然，在那里，在一张圆桌前，她捕住了她的猎物。制片人兼导演郑晓龙正在接受几家中文报纸记者的采访，电视台的记者则借机进行录音录像。

“你们这次拍摄预算到底是多少？”《世界日报》的记者问。

“一百五十万美元左右。”郑晓龙西服革履，满面春风回答。

“是否可以透露一下资金来源？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我听说中间很有些故事……”记者狡黠地笑着。

“恐怕会叫你失望。”郑晓龙回报一笑，“全部拍摄经费是向中国银行贷款，以电视广告形式偿还。”

“全剧总共多少集？”

“二十集。每集五十分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镜头在纽约拍摄。预计三月初杀青。八月底在北京电视台和中央台视播放……”

“根据你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相当的商业冒险性的电视剧？可谓开中国电视剧创作商业效率之先河？”小K突然插入采访。她直视着郑晓龙，炯炯的眸子仿佛在挑战。

郑晓龙略略一怔。小K非常欣赏对方的反应。她喜欢在这种场合上显示出自己犀利、敏锐和职业妇女的与众不同。

“当然是冒险。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郑晓龙答道。

“你不觉得这个险冒得太大了？一百多万元，你们有把握偿还吗？”

“我们已经拉到了‘三五’牌香烟和可口可乐等大公司的广告。”

这回轮到小K微微一愣。这的确是个大新闻。可口可乐虽是个肥得流油的大企业，但决不是任人哄骗的冤大头。它在香港有亚洲总部，在大陆有装瓶厂，对中国人圈子里的事一清二楚。若不摸到底细、实力，它是决不会往这个戏里瞎扔钱的。

“不过，据我所知，你们的主要演员阵容至今还没有敲定。男女主角人选数次易人，这必然影响整个拍摄进度……”

“记者小姐，想必你的信息很不灵通。谁说我们演员阵容没有定？王姬小姐，北京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现住美国加州，就是那边那位身穿黑色长裙的女士，对，摄影师正在为她照像……她在剧中扮演阿春，一位台湾来的餐馆老板娘，是我们的女主角。还有姜文，我们的中国影帝，你不会不认识吧，他在剧中扮演男主角王起明……哎，姜文，请过来一下。这位记者小姐久慕你大名，却不识佛真身……”

小K的脸唰地胀红。她敏感地觉察到四周人们的讪笑。转头看去，不远处姜文正莫名其妙地朝这里张望，她一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前一阵她只听说姜文因在一香港的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排期排不开，所以打算推掉这部电视剧。

又有说，姜文做为影帝，嫌电视剧的片酬太低，所以迟迟不肯成行美国。总之，小K没有打算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遇见姜文。所以她有眼而无珠地对这位名声赫赫，被人戏谑为演技最佳，模样最丑的影星视而不见。

“呀——，姜文，有幸能在这儿见到你！”小K迅速调整表情，眼睛妩媚地眯缝着，款款向姜文走去：“听说，这是你第一次参加电视剧拍摄，并且是第一次在美国拍片，能谈谈感想吗？”她心里盘算，无论如何这也算是个新闻。当红影星领衔主演男主角，也许可以借机问问她和影后刘晓庆相恋的问题，当然啦，要从旁敲侧击入手。比方说，为什么这次女主角没有选中刘晓庆扮演？人人都说她和姜文的对手戏是最入木三分的……

望着女记者姗姗离去，郑晓龙悄悄松了口气。他这辈子最恨跟女人打交道。特别是那些疯疯癫癫，乍乍唬唬的女人。这个世界如今不知是怎么啦，女人一个个好像都做了变性手术，头发剪得比男人还短，粗话说得比男人还脏。不是抽烟、喝酒、赌钱上瘾，就是摆出一副女强人的嘴脸，到处点战火，到处挑衅。跟她们在一起根本谈不上什么惜香怜玉，简直是短兵相接，逼得你闻风而逃。平日，郑晓龙心境好的时候，还会和她们斗斗嘴，开开玩笑。可今天，正是他最难熬的关口，满肚子的苦水，却要装出满面春风，女主角走了，剧中王起明少了妻子。二号男主角也走了，王起明丢了竞争对手。他们恰恰是今天早上离开剧组，在肯尼迪机场搭乘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一去不归的。可新闻发布会不能不照常召开，对“无冕之王”的记者们，不能不依旧小心应酬。赶上小K这样的女人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直捅郑晓龙的心窝子。叫他怎

么不暗暗恼火呢？

郑晓龙是个直肠子的人，中等偏高的身材，一头浓黑的头发硬得像钢丝。“我脾气不好。”过去，他总爱揪着自己的头发说，“头发硬的人，脾气都不好。”他头发硬，却微微起着波纹，就像他的眼睫毛密匝匝而带着弯弧形。后来，他得了一场肝炎，痊愈后便经常拍着腹部说，“我脾气不好。肝不好的人火气都大。”他是雷阵雨的脾气，发起来电闪雷鸣，三十八、九岁的人，一脸小孩子的固执和任性。转眼雨过天晴，他又会笑得阳光般的灿烂。十六岁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十七岁当兵，在河南伏牛山扛木头。二十三岁到北京广播电台农村部当记者，二十五岁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三十岁那年被任命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他主管业务，当编辑，当编剧，当导演，当监制，把个艺术中心搞得红红火火的。伙伴们喜欢他，谑称他“将军”，而左右不离的两位“中士”则一个是圆圆脸，有着弥勒佛笑模样，却又伶牙俐齿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编辑部主任，人称中国电视连续剧第一号大编剧李晓明；一个是画画出身，从美工到编剧，到导演，又到笑星的面貌清奇古怪，体态瘦骨嶙峋的冯小刚。三人一齐出行，号称同施浑天魔障大法，黑白两道平趟，打遍天下无敌手。

《北京人在纽约》的小说走红大陆，郑晓龙一眼看中了这个题材。他喜欢当导演，喜欢导好戏。当导演让他感受到一种统帅三军的感觉。儿时，他曾总梦想当将军。五星上将，坐在一辆军用吉普车里穿越火线。长大了，当了兵，可没当成将军。部队一眼看中他的笔杆子，把他放在宣传股重用。他悔呀，悔得肠子都青了。谁让自己生不逢时，没赶上战争年

代。退伍后，他仍然爱玩枪，爱冒险，爱看战争片，爱看战争小说，谈起历史上的各个重大战役如数家珍，仿佛都有他的一份感受，都有他的一份经历。当导演，他也有一种过瘾的感觉，经常在拍摄中下命令用些军事术语，并总把剧组叫做“队伍”。“我带队伍出发了。”早上临行时，他习惯这样告诉剧组留守人员。“我开头车领路，大队人马跟上。”高速公路上，他握着对讲机向剧组的其它车辆呼叫。或许当导演是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他率兵打仗的梦。这次，他选了手下最精干的人员出击纽约，他野心勃勃，要打一场大战。拍一部以中国新一代“移民”在异国挣扎求存、转变和物质价值观改变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大制作，高效率，艺术上精益求精。然而钱呢？钱从哪来？到美国去拍戏，银子会花得像流水，好莱坞的片子都是钱堆出来的。没钱说拍片，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大陆影视业几十年一直是“铁饭碗”，拍片先要造计划，由主管部门批准拨款。钱拿到手，拍好拍坏没人在乎。这部电视剧制作经费全部是外汇。无论谁都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来。郑晓龙绞尽脑汁，突然发狠，他决心向中国银行贷款拍摄。

贷款？拍电视剧？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你们用什么做担保？用什么还款？郑晓龙胸有成竹。中央电视台也提出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合作拍摄《北京人在纽约》，形式是以电视剧播映时，每集出让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进行投资。中国银行的人先是说研究研究。然后仍然摇头。这种事情没有先例，我们只给经济项目贷款，从不给文艺项目贷款。郑晓龙气疯了，国内提倡改革开放，文艺为何不该市场经济化？没有先例，做了便有先例。不得已，他将官司打

到了国务委员李瑞环那里。“李大爷”例来是以思想开明而闻名国内外。他认真听了汇报，说了句：“这些年轻人也真不容易”，批下了红头文件。于是，一串绿灯大开，郑晓龙顺顺当当地拿到了贷款。然而，他的心仍是沉甸甸的。他知道如今自己只有进攻，没有退路，这个剧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到今后大陆影视业的制作发展方向。成功，便为千百个有胆识有才华的导演、制片人开创了一条宽广新路；失败，意味着延缓影视业改革的进程，断了其他同仁们企图尝试以市场竞争为主位的可能性。

由于郑晓龙在纽约的影视公司挂着块公司总经理的招牌，他顺理成章地只身奔赴纽约为剧组打前站。看外景，选演员，联系广告，号房子，北京那边也搞得轰轰烈烈。九月上旬开了个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北京人在纽约》一剧的一号男主角王起明，将由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大奖的名星姜文扮演；而二号男主角，一个原小说中并不存在，完全由剧本的创作者给予其人生命的，王起明的情场和商场上的竞争对手，将由两次荣获电视剧“飞天奖”，红遍半边天的演员陈道明扮演。至于两位女主角的姓名暂时仍对外保密，但记者招待会的主持者告诉大家，不要胡乱猜疑。她们已有明确人选。

九月二十日，纽约枝头的树叶已经略有些发黄，小分队一行八人抵达肯尼迪机场，编剧之一李晓明，导演之一冯小刚，主摄像沈涛，制片主任刘沙，美术设计李俊明，演员陈道明，外事翻译高国华等被郑晓龙用车子两眼一抹黑地拉到了长岛奥斯特湾——纽约最著名的富人豪华住宅区，他们住进了中国五矿公司免费提供的大洋房里。

哇噻！五间大卧室，四个卫生间，三个厨房，四个客厅，太阔气了。郑晓龙微笑着看着伙伴们在屋子里转悠，心里想，无论如何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这奥斯特湾是避暑胜地，怀抱一汪大海，背临四季长青的小丘，幽静而闲适。富人们在这儿玩游艇，晒太阳，逃避纽约的喧闹；郑晓龙把他的“队伍”圈在这里，是为了隔绝花花世界的诱惑，修身养性，一心一意进行艺术创作，你想出门吗？没有车是不行的。从住地步行走到可购物的小镇要四十分钟。而车到曼哈顿上高速公路则需近一个小时。剧组住在这里干扰少，好管理。就算个别人的亲友上门拜访，十有八九会被迷魂阵般的小路搞得晕头转向。后来闻讯者也便知难而退了。

小分队安营扎寨的第三天，郑晓龙，李晓明，冯小刚便开始了剧本的修改工作。如今剧中的人物关系已与原小说有了很大的出入。被称为“绞杀”原作的“刽子手”郑晓龙提出了两个疯狂的建议：一是王起明要和他的妻子郭燕离婚，郭燕二次嫁人，却又家庭破裂；二是王起明的对手应是个有挽救力，狂妄，心眼儿不算太坏的彻头彻尾的美国人。这样情节复杂了，剧本有了厚度和容量。然而，王起明和阿春的关系应该向何处发展？王起明和女儿宁宁的矛盾属于什么性质？郭燕第二次出走后有什么新的故事？王起明和他的死敌大卫数次交手恶战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三个人在一起开始天马行空地重攒剧本，先是侃得云山雾罩，又是争得面红耳赤。大纲出来后，李晓明拉第一稿。他闭门不见闲人。在屋里乒乒乓乓敲电脑打字机，像苦僧密室敲木鱼般的虔诚。若有不识相者硬要闯入，肯定被李晓明的两个卫生眼球瞪出去。每集完稿，便交郑晓龙审阅。郑晓龙

在上面大批大改大否，常弄得李晓明肉疼。当剧本写到后十集的时候，郑晓龙突然提出为了丰富阿春的形像，突出中美文化的冲突，在剧本中应增加一场阿春和她的美国前夫因为对患病的儿子采取何种治疗方法意见不一，导致上法庭打官司的戏。这样李晓明已完稿的十七和十八集的剧本等于被完全否定，需要推翻重来。李晓明和郑晓龙交换意见，阴沉着脸走回屋里。郑晓龙并没有把他说服。节外生枝再加一条线索，这使剧本写作的难度增加了许多。何况大家对美国的法律程序都不熟悉，写打官司，简直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李晓明躺在床上久久难眠。他心里窝火、别扭。当编剧这么多年，他和郑晓龙十有八九是搭档。两人配合默契，形影不离，常有手足之亲的感觉。郑晓龙粗莽直率，他细致谨慎。郑晓龙善做大构想，他长于周密策划。郑晓龙唱“红脸”时，他唱“白脸”；当统帅时，他当军师。就连跟姑娘们“套磁”，也常是郑晓龙冲锋在前，而后由他扩大战果，接收“俘虏”。两年前，他创作剧本《渴望》，成为当今大陆上最知名的剧本作家。电视台求他的剧本趋之若鹜，人人唯恐对他的天才承认得不够。虽是春风得意，当李晓明与郑晓龙、冯小刚合作创作《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时，他的态度仍是相当严肃的。往常，一天写一集戏，他手到擒来。这次三、四天一集戏，他却战战兢兢。正因为严肃，他变得格外固执。他想自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向郑晓龙摊牌，说照此修改，剧本无法继续创作。一是服从郑晓龙的意见，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前者难，后者更难。整整一夜，他几次起来抽烟，直到东方欲晓，他才将烟蒂摁灭。他想好了。这回他要委屈自己而成全他的“哥们儿”。他知道这个剧目前的

处境有多么艰险。大队人马马上就要到达，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而剧本却有因编剧意见不一而搁浅的危险。这不是个人恩怨，这是个事业。因为是事业，所以他可以委屈自己……想到这儿，他心平了，坦然睡去。

剧本进展神速。无论是李晓明还是冯小刚都经受住了郑晓龙破坏欲的考验。

十月中旬，女主角，饰剧中王起明妻子郭燕的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杜宪到达剧组。她与陈道明是夫妻，一个月前抵达美国西部进行学者访问，她长得玲珑小巧，秀秀气气。温厚柔顺，性情平和。剧组的成员们对她很敬重。杜宪是个用功的人。到剧组不久，听说剧本基本完稿，便讨来细细阅读。

十月下旬，制片主任刘沙回京接大队伍。机票已经预定。为解决住宿，大洋房的客厅和地下室都打下了隔断，并在奥斯特湾的“北方旅馆”定了客房。

一日已过午夜，接近凌晨，郑晓龙突然接到了刘沙从北京打来的长途。刘沙在话筒中语音都变了。他告诉郑晓龙，美国大使馆签证处拒签了全部在京剧组成员的签证。理由是他们不该办 B 类的旅游签证，应该办 H 类的工作签证。这理由显然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无稽之谈。且不说小分队的成员签证全是 B 类，冯小刚、刘沙还得到了两次出入境的特殊许可；例来中国的文艺团体出访美国，或新闻单位在美国采访拍片，也都用的是 B 类签证。郑晓龙夏天回国筹备这个剧的拍摄，美国大使馆大使准备了肴馔，请他和冯小刚在大使馆共进晚餐。席间曾一口允诺要鼎力相助这个剧在美国顺利拍摄。如今风云突变，签证处莫名其妙翻了老脸，叫人一头雾水。真的重新去办 H 类签证吗？从准备文件，申请，到批准，至少

要用八个月的时间。这样，拍摄计划全泡汤了。当下，北京市外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外办都有些慌手脚，搞不清事情的原因。于是，各种猜测纷纷而来。有的说，也许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新变化。有的说，大使馆和领事馆签证处本属不同系统，前者归国务院，后者归移民局。大使的允诺或许反而招致签证处某些人的忌恨和不满。还有的说，那位负责签证的领事也许前一日刚和老婆打完架，第二天，将满肚子的气撒到了这帮子无辜却爱生事的中国人身上。总之，人人都知道美国领事馆签证处的官员们是幼儿园的脾气，任何一个奇怪因素都会导致他们情绪失控。

《北京人在纽约》剧组签证遭遇困难的事传开，关心这个剧的命运的好心人们纷纷奔波，为解决剧组的困境而努力。外办工作人员一日数次前往大使馆交涉。中国大使馆驻纽约领事馆领事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求美国大使馆对此事给予解释。事情甚至惊动了国务院外交部，美洲司的同志通过向领导请示，在事后的第三天，对美国大使馆发出了外交照会。文件中强调了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关注，告诫美国大使馆不要做任何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

外交途径的努力终于有了明显成效。美国大使馆接到照会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有了反应，剧组成员的签证除一名翻译外（签证处说他有移民倾向），全数获准。

小分队在这边深深松了口气。郑晓龙转身进屋倒头就睡。他已经好几夜没睡成踏实觉了。

深秋，长岛山间的烂漫不让夏日。剧组于十一月一日，十一月十日，分两批人马携带机器设备到达奥斯特湾。二十个人住在洋房里。郑晓龙，冯小刚，刘沙领头带着技术部门，制